

秋天里 的 秋天

杜爱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秋天里 的 秋天

杜爱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5N01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天里的秋天/杜爱民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5. 3

ISBN 978-7-5613-8044-4

I. ①秋… II. ①杜…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4969号

QIUTIAN LI DE QIUTIAN

秋天里的秋天

杜爱民 著

选题策划 刘东风

责任编辑 郭永新 郑若萍

责任校对 安 雄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24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044-4

定 价 35.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29) 85307564 85251046 (传真)

自序

50岁过后，我的人生发生了料想不到的变化。在2012年岁末近30天的时间里，我的父亲、大哥和岳父相继离开了人世。死亡卷走了亲人的身体，而受难的感受依旧。悲伤剥夺了往日的安宁，也促成了本书的形成。

我知道，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种存在，而是某种不可取代的依靠。死亡让一切在瞬间归于虚无，唯有他们的真实故事与感受，还留在记忆之中。

“秋天里的秋天”，正是我现在人生境况的具体反映，它们肯定也会是短暂的东西，必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最终消亡。一切书写行为和文学实践，都是因为其固有的短暂性而得以存在。这也是我在50

岁后仍然坚持写作的唯一理由。

写作无法消除我内心的悲伤，更不是一剂灵丹妙药，能够解除我的痛苦。但是，没有写作，我会更加悲伤和痛苦。为自己写下相关的文字，可以使我不断地面对自己的脆弱和焦虑，并且促使我设法应对孤寂不断对自己的摧折。通过记录自己的体验，来克服所能体验到的无望之感。

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所经历的都是平凡的事情、日常的生活，并且在人事的过往中没有更多的奢求，包括写作，我并没有将它看得很神圣。我只是偶然遇见了某些东西，经历了必需的经历，依照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用文字重现了这些经历。

在我看来，文学写作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修行。在这种修行里，由自己决定自己写作的自由限度，由自己完成对于自我的改写，由自己探索对于自我的创造发明，由自己承担因为写作导致的最终结果，即自我的牺牲。

文学的体验，是一种最终导致空无的体验。感受不到这种空无，便无法对不可能进行体验，也无法实现对僭越的体验。

希望源自绝望。如果我们没有感受过彻底的无望，也就没有得到希望的机会。

杜爱民

2014年10月9日于西安中海

目 录

1	汉水
3	西乡时间
6	在午子山听松
9	岚皋
12	秦岭的云
14	山水之路
17	西乡的桂树
20	山中间茶
23	秋天里的秋天
28	春天纪事
36	藏地秘境
41	汽车神话
46	自行车

49	四路公共汽车
52	明星泪
56	若隐若现的花
60	崇祯的身体
63	血的象征
68	非同寻常的眼睛
73	人民
77	肉眼看民工
80	解放路
86	钟楼邮局
93	在西安城中漫步
101	火车 火车
106	雪地上的月光
109	皮肉更深刻
112	三十年代
115	南方
118	在记忆中消逝
120	半坡遗梦

124	城市是一座迷宫
127	长安梦
130	妇女解放
133	在城市之间穿行
140	候鸟的迁徙
143	城市上空的蓝光
146	马路的秘密
152	1968 年的面汤
155	食无定味
159	胃的记忆
162	残酷的吃
166	水与中国画
171	寻找《瓦尔登湖》
177	诗人的偏执
180	诗人在商业时代
185	语言的吊诡
189	作者是谁
193	作者与写作

196	个人写作
202	医院 ——关于福柯的随笔
206	读赵望云先生画作十四则感录
214	无可辩驳的个人性 ——评赵贵玉的山水画
217	她听见了自己正在讲话 ——读吕爱琳的文字
220	疼痛的芦苇 ——读李浩的《课比天大》
224	你能否向死而生 ——读穆涛的《先前的风气》
228	在《信仰的追问》研讨会上的发言
231	《风生水起》前言
233	《云烟纸灰》自序
236	《万花筒》序

汉 水

在西安，我时常会想起汉江的水。这样的念头没有多少理由，它只是属于我个人的一厢情愿。

在汉江两岸行走或者是在水面上泛舟，的确都是难得的经历，我的日常生活也非常少有。在江岸上的感受会自然地将我与一个陌生的地方和水域联系在一起，并且会勾起我不断的想象。平凡生活中的诚实想法，都是同具体微小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包括让人能回想的经历，就像我曾经沿着陕南汉水流经的地方行走一样，它们都属于我，并且时常勾起我对它们的记忆和想象。

汉水在陕南的重山中间流动，显出的竟然是从容与和缓，水流在任何一个转弯之处没有丝毫要着急经过的情形。它们融合在一起，让自己慢下来，也让时间停滞。寂寞和另一种安宁，来自更广阔的江面，使我能听见自己心的颤动。汉水在陕西南部所展开的画卷，呈现的是自然之法，人工的作用都得退到次要的位置。这其中不掺杂任何的意愿，全然只是偶然和意外导致的结果。自然本身有它固有的规律，就连人类创造的文明都是遵从上述规约要求的结果，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最终都必须通过直接感受具体事物而获得。人也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过度消费不仅会毁了人类，也将会毁坏自然。

在西安，汉水会时常在我眼前“流过”，让我不单单沉溺于当前的生活方式，还向往着超出自己生活范畴之外的境域。有些想法通过努力也不可解释，就像汉水离我如此之近，我无法解释，也无法忘怀。

我总是受新奇性的诱惑而多次前往位于陕南的汉水两岸，我把自己的梦想过着更为充实生活的念头与这一片水域联系在了一起。能够像汉水一样透彻而又深入地保存自身生存状态，在简单中保留复杂完整的个人的想法，是汉水让我获得的一点感悟。我现在能有所领受，比如我此刻能够想到汉水，都是我的经历所致，也是我的向往所在。

一大清早，秦岭南麓的画眉鸟就开始在窗外鸣叫了。

我住的房子背后有一条小道伸向不远处的山岗。四月底，正是樱桃和草莓成熟的季节，有农妇提着竹篮在那条小道的分叉处等待交易。

西乡的天气和空气没有不好的时候。在春天里，大地让它之上的生命都围绕着由花朵装扮成的新娘，而樱桃成了最先结出的生命果实，它润泽的甜香之气，现在正在西乡各处流溢，延续着花朵带给人们的美好。

早晨醒来，走在树荫覆盖的小道上就是幸福。看着有些人在路上

相互打着招呼，他们有的驻足，更进一步地问候和关切着对方；另一些人，他们还为即将迎来的新的一天给家人带回鲜花和樱桃、草莓。

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西乡东南方向樱桃沟一带这一特殊的地区，也只属于这里四月下旬为数不多的几天时间。即便如此，那样一种独有的安详所代表的幸福，也只属于太阳尚未完全升起这一段短暂的时光。

一种时间凝固、事物都停顿下来的特殊感受，也只有在真正相爱的恋人之间偶尔出现，就像岩石固有的灵气在瞬间偶尔显现一次一样。生命之中蕴含的这样一种奇特的光阴，反而在人群嘈杂的地方察觉不出。时间的本质，不是快起来，而是停顿下来。

我能明确地感到，自己像是被置于西乡的时间之外。有如此的感触，在我也已是满足了。我现在正像是靠在西乡这本书的身旁，它让我确知了自己从前的生活规律，并获得了我原先的生活中所不曾拥有过的感知。

人们总是在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曾经拥有过它们。城市的现代生活，为人们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东西，但也让许多人丢失了自己的时间感受。我自己常常就处在一种没有记忆的状态当中，只是到了每年四月的最后几天，还知道自己与西乡这个地方的约定，在它那儿住上一段时间，随意在它的各个去处走一走。

现在这样一种应约的行动，已经成了我的生活习惯，而西乡在一年的四季当中，对我似乎也有了耐心。有人将世界的出口，设想成在镜子的长廊迷路之人寻不见自己影子的地方。我想象不出自己置身其

间的情形。我之所以还要每年不断地到西乡这样的地方去，并非像他人所言，是为了寻找一个出路。我只是以为，世界上有一个叫西乡的地方，每当想起它，就会想到它似乎也以自己无限的期待在梦想着。

西乡让我感到，所有的东西背后，包括像它那样一个地域空间的背后，都有着与人相同的温情。领受这种无法言喻的感知，必须使时间停顿下来，让自己放松下来，彻底解放自己的灵魂，让灵魂得到自由。

这样一种无法看见又切身而在的奇特之感，是西乡这个地方慢慢在我身上唤起的。一旦我回到西安，所有的一切又都烟消云散了。

但是，西安让我确证了“西乡时间”的存在。

在 午 子 山 听 松

二十年前，陕南西乡县境内的午子山，游人并无多少。虽说此地也是一处风景名胜，在当时还没有收取门票，但从西安远道而来，路途并不便利。

午子山有全亚洲生长密度最大、数量最多的白皮松，从山下望去，幽密的松林，形态各异，人在靠近山门的同时，已经能感到松林带来的那股特殊的凉意。

通往山上的石阶小径，弯弯曲曲环绕在幽深的松林里，信步走过，或随意停歇下来，西乡的河流、田舍，以及农家的炊烟，已可尽收眼底。

松以苍古为贵，但白皮松却愈老愈壮，少有苍松的高古，多存天地的劲健。白皮松可以长得比白杨树还要高，而它的树冠，又能生得比青杨还要茂盛。

1994年秋季，我登上午子山，正值一场细雨沥沥，石阶上却绝少落下雨滴，雨只在头顶的松针上沙沙地飘，随风拂面的是夹带着松枝香味的湿气，浸透了我的心骨。

登午子山，在我其实也无特殊的目的，只是因为在城市里住得久了，想换个去处走动，不曾设想要体会“松风吹解带”的惬意，只是来到了山前，便有了要上去的想法。林泉之心，在我长久的城市生活经历中多少会有的，但是，在今天快速的现代生活节奏中，想要师法古代的高士隐逸于山林，“如将白云，清风与归”，似乎在我也不太实际。“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我时常只是以上述的感怀来安慰自己。

因此，我在午子山也就由着自己从山下到山上无目的地游走。我发现白皮松的松针，比塔松、油松的松针要细长绵软，风吹于其上，就像有手指在弦丝上弹拨，发出一种我从未听见过的声音。这声音在细雨蒙蒙的山中响起，似从四面八方而来，又像是由天而降。我从前未曾听见过天籁之音，想必这声音在空山中独响，是为了给石头听的。石头听见这样的声音也会苏醒的。

松风、明月、细雨、空山，竟然能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演化成奇妙的音乐。而它们只是一种偶然的妙合，是它们自己，并没有模拟别的东西，在山的松风中展现了自身。

音乐在午子山的松林中间，竟然会铺设成一条道路。我记得自己曾经沿着它的指向，走到了山顶，又返身回到了自己。